

公孙龙子诵读本

「中华诵·经典诵读行动」读本编委会 编

陈永革 注释



「中华诵·经典诵读行动」读本系列

中華書局

公孙龙子诵读本

「中华诵·经典诵读行动」读本编委会 编
陈永革 注释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公孙龙子诵读本 / 陈永革注释; “中华诵·经典诵读行动”读本编委会编. —北京: 中华书局, 2013.10

(“中华诵·经典诵读行动”读本系列)

ISBN 978 - 7 - 101 - 09023 - 9

I. 公… II. ①陈… ②中… III. ①名家②《公孙龙子》—注释 IV. B225.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58579 号

-
- | | |
|-------|--|
| 书 名 | 公孙龙子诵读本 |
| 编 者 | “中华诵·经典诵读行动”读本编委会 |
| 注 释 | 陈永革 |
| 丛 书 名 | “中华诵·经典诵读行动”读本系列 |
| 责任编辑 | 祝安顺 |
| 出版发行 |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
| 印 刷 | 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 |
| 版 次 | 2013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13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
| 规 格 |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张 4 字数 37 千字 |
| 印 数 | 1-5000 册 |
| 国际书号 | ISBN 978 - 7 - 101 - 09023 - 9 |
| 定 价 | 12.00 元 |
-

出版说明

读经典的书,做有根的人。雅言传承文明,经典浸润人生。诵读中华经典,是四至十二岁学生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效方式,也是中央文明办、教育部、国家语委主办的“中华诵·经典诵读行动”大力推动的一项校园文化建设活动。

四至十二岁是人生的黄金时期,也是人生记忆的黄金阶段,这个时期诵读一定量的中华经典,不仅有助于锻炼、提高记忆力,提升学生的语文素养,学习做人、做事的基本常识,更有助于提高学生的思维水平。

为了满足广大学生、家长和教师诵读中华经典的学习需求,我们组织相关专家、学者和一线教师,编辑出版了这套“中华诵·经典诵读行动”读本。本系列图书有下述基本特点:

一、内容系统全面。

本系列图书选取蒙学经典、儒家经典、诸子百家、历史名著、经典诗文等三十八种,分四辑出版。有些经典内容过多,我们选择那些流传较广、思想深刻的篇章编成选本;有些诗文,则根据学生的学习需要进行了汇编。

二、导读言简意赅,诵读专业科学。

每本图书的正文前都有“内容导读”和“诵读指导”。“内容导读”包括对经典的成书过程、作者和作品思想等方面的综述,“诵读指导”则请播音专业的专家从朗诵角度对每本书诵读时的语气、重点和感情变化等进行指导。

三、底本权威,大字拼音,注释实用。

底本采用权威的通行本,正文原文采用三号楷体大字,符合学生阅读习惯,保护学生视力;字上用现代汉语拼音注音,拼音的标注以《汉语大字典》注音为准,在语流中发生变

调的,一律标注本来的声调;页下附有难字、难词、难句注释,注释尽量参照最新研究成果,语言简洁通俗,表述精准易懂。

四、备有诵读示范音频资料,提供免费下载。

部分图书备有由专业播音员、主持人和配音演员诵读的全本或选本的示范音频资料;条件成熟时,我们会提供一线教师的部分篇章的吟诵音频资料,供家长和教师、学生借鉴学习。鉴于光盘在运输途中容易发生损坏,我们仅提供网上免费下载诵读音频的服务。如需要图书音频资料,请购书读者将个人姓名、手机号、邮箱、所购书目、购书地点等信息发送至 songduben@126.com,即可获得该图书音频的下载网址。

关于本系列图书的使用,我们的建议和体会是:小切入,长坚持,先熟诵,后理解,家校共读出成效。

首先,家长、教师要了解经典著作的原文大意、难点注解,其中的名言警句或典故也要事先知晓大概,以便在孩子问询时能够予以帮助。

其次,家长、教师每日选择百字左右的诵读内容,带领孩子反复诵读。次日复读昨日内容,然后再开始新的内容,在学习新知识时不断温故,巩固熟读效果。

第三,在诵读时可采取听我读、跟我读、慢慢读、快快读、接力读等多种诵读形式,让孩子在集体的氛围中感受到学习的乐趣。

第四,教师或家长可将诵读内容做成卡片或活页,以便携带,随时复习,随时巩固。

第五,家校联手,逐次做好孩子的诵读记录。记录卡可以有诵读篇目、开始的时间、熟读的次数,还可以附上自我评价分数,家长、教师评价分数,读伴评价分数,调动一切因素激励学生熟读成诵。

本系列图书,从经典著作版本的选择到文本注音、注释的审定,都力求做到精准,但错误之处在所难免,请专家和读者批评指正。

中华书局编辑部

2013年6月

内容导读

《公孙龙子》的作者史考与思想解析

陈永革

公孙龙与先秦名家思想

公孙龙，复姓公孙，名龙，传说字子秉，战国时赵人，名家的主要代表人物，史称“公孙龙子”。做过赵国平原君的门客。反对兼并战争，曾说服燕昭王息兵，批评赵国攻齐，而为赵国反对秦国攻魏辩解。以诡辩著称，可以说是邓析以后真正集古代诡辩学派之大成的代表人物，但能“困百家之知，穷众口之辩”（《庄子·秋水》），而“不能服人之心”（《庄子·天下》）。在“坚白同异”的辩论中，与惠施一派对立，属“离坚白”派。《资治通鉴纲目·周赧王十八年》记载，公孙龙“善为坚白、同异之辩”。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诸子竞出、百家争鸣的第一次思想高潮时期，出现了儒、道、墨、法、兵、农、医、名、杂诸家，各擅其场，各竞其芳，影响深远。其中，公孙龙以其“离坚白”思想，成为当时“名家”（或称“名学”）的代表人物。其弟子所编辑的《公孙龙子》（题周代公孙龙或公孙龙子撰）一书，也成为先秦名家思想的代表性著作。《公孙龙子》一书，不仅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而且在世界哲学文化史上同样占有一席之地。

一、公孙龙其人其书

春秋战国时期，名公孙龙者有二。一是春秋楚人（一说卫人），字子石，孔子弟子，其

史实见于《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一是战国时期赵人,见《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相传撰著《公孙龙子》一书者,当时“坚白同异”之辩的代表人物,即是战国时期的赵人公孙龙。

公孙龙(活动时间约为公元前320—前250年),赵国(今河北邯郸)人,晚于惠施,与平原君、邹衍及孔子昆孙(为孔子下六世)孔穿同时。其生平事迹,已经无从详知。据《孔丛子·公孙龙》称,“公孙龙,平原君之客也。好刑名,以白马为非马。”另据《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说,“平原君厚待公孙龙”。据此可知,公孙龙是赵国平原君门下的食客,且颇受敬重,地位甚高。公孙龙主张刑名之学,提出“白马非马论”,名噪一时。《庄子·徐无鬼》记载,庄子曾对惠施说:“儒、墨、杨、秉四,与夫子(即惠施)为五。”秉,即公孙龙。这说明公孙龙及其思想学说,在当时颇具影响。

公孙龙曾游学于魏国,与公子牟论学。后往赵国,并长期生活。

公孙龙政治上反对兼并,曾批评诸侯虚有偃兵之名而无兼爱之实。

《吕氏春秋·审应》记载,公孙龙曾与赵惠王论偃兵。赵惠王对公孙龙说:“寡人事偃兵十余年矣而不成,兵不可偃乎?”公孙龙回答说:“偃兵之意,兼爱天下之心也。兼爱天下,不可以虚名为也,必有其实。今藁、离石入秦,而王编素布总;东攻齐得城,而王加膳置酒……。”这怎能会偃兵?另据《吕氏春秋·淫辞》记载,秦国曾跟赵国订立盟约,称“秦之所欲为,赵助之;赵之所欲为,秦助之”。不久,秦国却兴兵攻打魏国,赵国欲救魏国。秦王使人责备赵惠王不遵守盟约。赵惠王将这件事告诉平原君。公孙龙对平原君建议说,赵国同样可以派遣使者去责备秦王,说秦国不帮助赵国救魏国,也是违背盟约。

《战国策·赵策三》记载,赵孝成王九年(公元前257年),秦兵攻赵,平原君使人向魏国求救。涪陵君率兵救赵,邯郸得以保存。赵国的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郸为平原君请求增加封地。公孙龙听说这件事,劝阻平原君说,“君无覆军杀将之功,而封以东武城。赵国豪杰之士,多在君之右,而君为相国者以亲故。夫君封以东武城不让无功,佩赵国相印不辞无能,一解国患,欲求益地,是亲戚受封,而国人计功也。为君计者,不如勿受便。”平原君接受了公孙龙的意见,没有接受封地。通过这个典型事例,表明公孙龙并非一介书生,他同样具有高超的政治谋略,熟悉当时的诸侯政局。

公孙龙以擅长辩论之术而著称一时。

据《公孙龙子·迹府》记载,公孙龙与孔穿在平原君家相会,谈辩公孙龙最为著名的“白马非马”。晚年,齐使邹衍过赵,平原君使之与公孙龙论“白马非马”之说。据称,这场

辩论,以公孙龙铎羽而归。受拙之后,公孙龙就遭到平原君的弃用。其后,就不知所终。

但真正使公孙龙闻名天下的,并不是因为他反对战争,而是由于他提出并阐释了中国思想史著名的“白马非马”论。尽管“白马非马”论,并非公孙龙首创,据《韩非子·外储说左上》所载:“儿说,宋人,善辩者也。持‘白马非马也’服齐稷下之辩者。乘白马而过关,则顾白马之赋。”但经过公孙龙的详细论证,“白马非马”便成为显赫一时的辩题。

公孙龙创立并阐释了“坚白相离”的学说,冯友兰在其名著《中国哲学史》中明确称公孙龙之学为“离坚白”派。公孙龙第一个从哲学理论的高度上提出并阐释了“正名”的原则,对中国古代逻辑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现存的《公孙龙子》一书有六篇论文,集中反映了他的哲学和逻辑思想。

公孙龙的主要思想,保存在《公孙龙子》一书中。明代大儒宋濂(1310-1381)在其《诸子辨》中称,公孙龙“能辩说。伤明王之不兴,疾名器之乖实,乃假指物以混是非,冀时君之有悟,而正名实焉”。

《汉书·艺文志》名家有《公孙龙子》十四篇。今存六篇,其它早已散佚。首篇《迹府》,是后人汇集公孙龙的生平言行写成的传略。其余五篇,分别是《白马论》《指物论》《通变论》《坚白论》《名实论》。其中,以《白马论》最著名,影响亦最大。

二、《公孙龙子》其学

公孙龙在世之时,人们对于其名家辩者之学,即有诸多批评。其中,较为典型的是庄子。他在《天下篇》中说:“……公孙龙,辩者之徒,饰人之心,易人之意,能胜人之口,不能服从之心,辩者之囿(尤)也。”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简史》上曾经对名家的思想总结说:“惠施和公孙龙代表了名家中两种不同的倾向,一种是强调实的相对性,公孙龙则强调名的绝对性”,“惠施强调现实事物的不断变化和相对性,而公孙龙强调‘名’是不变的、绝对的。”

总体来说,公孙龙子的名辩思想,主要由一些超越常识的思想命题所构成。而这些命题,已经体现于诸如“白马论”“指物论”“通变论”“坚白论”“名实论”等篇名之中。不仅如此,在这些思想命题中,或多或少地有着共同特征。

如果从与当时名辩学者的相比较的意义上说,公孙龙子的名辩思想也有其鲜明特点,并以“白马非马论”“离坚白论”而闻名后世。

公孙龙子的“离坚白论”，与当时另一名辩学者惠施所主张的“合同异”说相对立。对此，《淮南子·齐俗训》说，公孙龙“别同异，离坚白”。公孙龙在《坚白论》中所论证的“坚白石二”，使其学派获得“离坚白”派的别名。

公孙龙所提出的“离坚白”说，是从对“坚白石”的分析开始的。

他认为，石头“视不得其所坚而得其所白者，无坚也”，“拊不得其所白而得其所坚者，无白也”。人用眼睛，只见石头是白色的，不知道石头是坚硬的；用手触摸，只知道石头坚硬，不知道它是白色的。在眼睛看时，“坚硬”藏了起来，即“离”开了。在用手触摸时，白色又离开了。因此，坚和白是不能同时属于石头的。其结论是，这样的“坚”和“白”实际上只是和石这个物相分离而独立自藏着的精神实体。因此，白色和坚硬并不是结合在石头里面，而是脱离石头独立存在的。这就是“离坚白”说的主要论点。

上述对于“离坚白”的论证，同样适用于“白马非马论”的逻辑推演。

众所周知，“白马非马”是公孙龙博得盛名的“诡辩”命题。稍有先秦中国哲学史知识的人，都对公孙龙子所论证的“白马非马论”记忆深刻。因为，“白马非马”实在太有违于人们的生活常识了！太具有“片面的深刻性”了！

且看公孙龙对“白马非马”的论证过程。

首先，他认为“白”是颜色，“马”是形状。“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马非马。”其次，“白马”包括了“白”与“马”两个概念，它所指的既非“马”又非“白”，所以“白马”就不是“马”了。“白”“马”的概念是各自独立的，“白马”与“马”也是各自独立的概念。若用西方逻辑学术语，“马”“白”“白马”的内涵的不同。“马”的内涵是一种动物，“白”的内涵是一种颜色，“白马”的内涵是一种动物加一种颜色。三者内涵各不相同，所以“白马非马”。他说：“求马，黄、黑马皆可致；求白马，黄、黑马不可致。使白马乃马也，是所求一也。”公孙龙的“离异同”观点，虽可矫惠施的“合同异”之失，却矫枉过正，而陷入另一极端的谬误，即见离不见合，见异不见同。

“白马非马”与“白马是马”的争辩，是个别和一般的关系问题。置身于现代哲学的视野，“白马非马”的观点，显然是违背辩证法的。因为，公孙龙忽视或不顾“个别”必定与“一般”相联系而存在、“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的辩证法，把“白马”与“白”、“白马”与“马”错误地分割开来。“白马”是“个别”，“马”是一般。公孙龙提出“个别”概念和“一般”概念之间的差别、矛盾问题来进行论辩，但他得出的答案却是完全错误的。他否认个别

与一般的关系,否认认识的辩证法,犯了绝对主义的诡辩论。

在一般与个别的关系上,有学者认为,公孙龙肯定黄马、黑马都是马,承认个别包含于一般,一般又存在于个别之中。但他通过“白马非马”这一命题,强调了白马(个别)与马(一般)的区别;同时从外延上肯定了马中包括白马,在内涵上肯定了白马中也有马形的共性,从而更加明确地揭示了个别(白马)与一般(马)的辩证关系。也有的学者认为公孙龙是一个彻底的客观唯心主义者和割裂个别与一般的形而上学的诡辩家。

不过,公孙龙的概念辨析能力,表明他具有超常的敏感性。他敏锐地捕捉到在“白马是马”这个常识性的、习焉不察的判断中,存在着个别和一般的差异、对立关系。这对于古代中国逻辑思维的发展有着重要的贡献。

据文献记载,公孙龙还是“言行一致”地践行自己的“名辩”主张。

当时,赵国一带的马匹流行烈性传染病,导致大批战马死亡。秦国战马很多,为了严防这种瘟疫传入秦国,秦国就在函谷关口贴出告示:凡赵国的马不能入关。有一天,公孙龙骑着白马来到函谷关前。守关兵士说:“你人可入关,但马不能入关。”公孙龙回辩称:“白马非马,怎么不可以过关呢?”关兵说:“白马是马。”公孙龙又反问说:“难道我名叫公孙龙,就是一条龙吗?”关兵愣了愣,但仍坚持说:“按规定不管是白马黑马,只要是赵国的马,都不能入关。”公孙龙常以雄辩名士自居,他娓娓道来:“‘马’是指名称而言,‘白’是指颜色而言,名称和颜色不是一个概念。”“白马”这个概念,分开来就是“白”和“马”或“马”和“白”,这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无论此事的可信度如何,从“白马非马”和“公孙龙非龙”的民间“演绎”中,后人多少能领略到其名辩思想的机智吧!

公孙龙不像惠施那样强调“实”是相对的、变化的,而强调“名”是绝对的、不变的。不仅如此,他在《名实论》和《指物论》中还提出了一些朴素唯物主义的观点。如承认“物”是天地本身及其所形成的万物,“名”是对实的称谓;强调“名”必须符合实;肯定“物”是“有”,“指”(相当于“名”)是“无”;认为“物”不是“指”。所以,他的哲学思想具有二元论的倾向。

公孙龙在中国逻辑史上曾第一个提出了“唯乎其彼此”的正名理论,强调“彼”之名必须专指彼之实,“此”之名必须专指此之实,这样的“彼”或“此”之名,才能谓之“名正”。否则,“彼”或“此”之名就不能成立。这涉及到“名”必须具有确定性的正名原则。他在《名实论》中初步阐述了任何一类具体事物都具有确定的属性和属于一个确定范围的逻辑思

想,从而为明确“名”的外延和内涵提供了客观基础。“白马非马”这一命题,也在逻辑上揭示了种名(白马)和属名(马)的种属差别和包含关系。

公孙龙在其《通变论》中,初步提出了类同必须俱有(有共同点)、类异必须不俱有(有不同点)和“俱有不必要同类”以及“不俱有不必要异类”的分类思想。但他在论证“鸡三足”“牛羊足五”等诡辩命题中,却采用当时在辩者中惯用的一些诡辩手法。他说:“谓鸡足一,数足二,二而一故三。谓牛羊足一,数足四,四而一故五。”他用偷换和混淆概念的手法,将抽象的“鸡足”“牛羊足”(“足”之名)混同为具体的“数足”(可数的足),因而得出了荒谬的结论。

总之,公孙龙子所主张的“别同异,离坚白”,从其实质上说,就是把事物性质孤立地加以夸大,强调绝对分离,从而否认其间有统一的联系。用现代逻辑学的术语说,其问题上即在于认为每一概念都是孤立自存的,片面强调概念之间的差别和独立性。公孙龙以“白马非马”著称于时,又持“坚白石离”之说,被称为“离坚白”学派的主要代表。

不过,由于受当时诡辩思潮的影响,公孙龙在逻辑上有着浓厚的诡辩论色彩,可以说是邓析以后真正集中国古代诡辩学派之大成的代表人物。公孙龙的命题论证,在逻辑上和概念分析上做出了独特的历史贡献,但是他把一些概念混淆而流入诡辩。如他在分析“马”与“白马”这两个概念的差别、个别与一般的差别时,夸大了这种差别,不仅把两者完全割裂开来,而且还加以绝对化;最后达到否认个别,只承认一般,使一般脱离个别独立存在。如此一来,就把抽象的概念当成脱离具体事物的精神实体,从而导致了客观唯心主义的结论。这是我们必须指出来的。

先秦名家思潮,既是春秋战国社会大变革的产物,也是中国思想史上第一次重视逻辑思辨的高峰时期。对此,《庄子·天下》中记载了先秦辩者的所谓“二十一事”,其中一些命题与公孙龙有关。如“鸡三足”、“飞鸟之景(影),未尝动也”等等,都是属于公孙龙一派的命题。这个辩论命题,意思是说,飞鸟的影子并没有在运动。在每一瞬间,飞鸟的影子可以认为是不动的。但是时间有连续性,空间有延展性;飞鸟之影在时空体内又是运动着的。这个命题对运动的性质具有片面的认识,但是最终结果却是走上形而上学,否认运动的可能性。

从比较哲学的视野来看,先秦名家思潮,非常有似于古希腊的智者派,甚至于连某些命题都是相似的或者相同的(例如公元前五世纪伊里亚的芝诺就有过“飞矢不动”的命

题)。名辩学派和智者派大约前后同时各自在东方和西方以几乎相同的诡辩式的理论活动,参与了当时历史性的社会大变动,并促使人类思想认识大为深化。这是人类文明史最值得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

从社会意义上来看,先秦名家思潮,大都明确宣称“不法先王,不是礼义”,具有显而易见的反传统的精神,为变迁中新生的统治政权服务。不过,由于他们认识的角度不同,其思想观点有所差异。尽管惠施、公孙龙都片面夸大了认识的某一方面,但惠施强调事物的“同一”(即同)的一方面,公孙龙则强调事物的差别(即“异”)的一方面。公孙龙(持共相论)与惠施(持相对论)的观点是相反的,惠施学派从宇宙论角度着眼,即所谓“历物”,完全抛弃的感性认识的真实性的;公孙龙学派从认识论角度入手,“析辩抗辞”,完全抛弃理性认识的真实性的。他们在各自所强调的方面都有精辟的思想,却受到形而上学思想方法的限制。他们的错误是人类认识发展史上不可避免的,后期墨家的逻辑思想正是对他们的批判总结。

名家思潮在中国思想史上开创了逻辑认识论的新篇章,尽管他们在先秦诸子百家之学,犹如电光闪现,稍纵即逝。但在开辟逻辑领域,建立逻辑学的理论体系上是有贡献的,有助于百家争鸣的发展。在此,公孙龙与惠施一样,殊途而同归,最后皆是只承认“道”为宇宙本体。两者实质上是从貌似对立的角度,把老庄学派“道”的思想以逻辑化、神秘化、绝对化。因而“名家”与“道家”在学术思想上有密切关系。据此,后世道教把《公孙龙子》纳入道教经籍之系列,明《正统道藏》太清部“颠”字号内便收有《公孙龙子》。白云霁《道藏目录详注》注云:“赵人公孙龙,六国时辩士也,集中有‘白马’等辩。”

中国历史上多数学派看重研究政治伦理,多不懂逻辑学,甚至不承认这门学问,往往以政治伦理观念来批评公孙龙的逻辑思想。如荀子指斥公孙龙为“此惑于用名以乱实也”。邹衍批评他是“害大道”“不能无害君子”。直到近世人们才公开承认公孙龙名辩之学对象逻辑的问题,并加以重视,同时涌现出了许多研究先秦名辩论思想及公孙龙的相关成果。

三、关于《公孙龙子》的研究

关于《公孙龙子》真伪的问题,历史上主要有三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认为《公孙龙子》全是伪书。这种见解是清姚际恒在《古今伪书考》中提

出的。

第二种说法,认为现存《公孙龙子》有部分为伪书,持这种意见者有顾实、刘汝霖和郭沫若等。顾实在《汉书艺文志讲疏》中说:“首篇《迹府》疑非原书。”

第三种说法,认为《公孙龙子》全系真书。持这种意见的有王管、栾调甫等人。

《公孙龙子》一书中的思想内容,大部分是关于逻辑和认识论问题的讨论,他的思想在某些问题上有其合理的东西,尤其是在“名实”问题上,坚持了唯物论。但就其整个思想体系来说,则是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的。公孙龙的学说虽属诡辩,但都是先秦名辩思潮发展中一个重要的环节,在中国逻辑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公孙龙子》问世之后,为其作注释者很多。最早为其作注的人是唐代贾大隐和陈嗣古,但这两部注解已经佚失。现存最早的注本是宋谢命深注的三卷本,也是流传最广的注本。谢注本曾在宋代刻印,明朝时又有梁杰刻本。明万历六年(1578)吉藩崇德书院刻《二十家子书》本,为一卷。明万历中刻《子汇》本,亦一卷。清嘉庆中海虞张氏刻《墨海金壶》本,皆一卷。清道光十三年(1833)王氏棠荫馆刻《二十二子全书》本,亦一卷。民国二十五年(1936)上海中华书局排印、缩印《四部备要》本,亦一卷。

此外,为其注释的还有:

《公孙龙子注》,三卷,明傅山撰,清刻《霜红龕外编》本。

《公孙龙子》一卷,明杨慎评注,明天启五年(1625)张氏横秋阁刻《先秦五子书》本。

《公孙龙子札迻》,清孙诒让撰,通行《诸子札迻本》。

《公孙龙子》三卷,清严可均辑校,民国间中国书店排印。

《公孙龙子释》,民国金受申撰,民国九年(1920)上海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本。

《公孙龙子译注》,庞朴撰,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4 年版。

《公孙龙子研究》,庞朴撰,中华书局 1979 年版。

《公孙龙子长笺》,栾星撰,中州书画社 1982 年版。

《公孙龙子今译》,庞朴撰,巴蜀书社 1990 年版。

《公孙龙子校释》,吴敏江校释、吴兴宇标点,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 年版。

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与北京大学哲学系合编的《中国哲学史资料简编》(先秦部分)、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编选的《中国哲学史参考资料(第一集)》,都收录了《公孙龙子》。

对于公孙龙子的名家思想,比较重要的研究成果为谭戒甫(1887-1974)所撰的《公孙龙子形名发微》(科学出版社 1957 年、中华书局 1963 年出版)。谭戒甫先生是著名的先秦诸子楚辞金文专家,对于公孙龙及“墨辩”等先秦名家思想素有精专研究。此书作为较早出版的学术论著,为研究先秦名家思想者所广泛引用,是解读《公孙龙子》的重要参考文献之一。

此外,杨俊光先生撰著的《惠施公孙龙评传》,也是研究公孙龙及先秦名家思想的此书。为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之一种,出版于 1992 年。其他诸如胡适《中国哲学大纲》、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等中国哲学史经典著作中都有专章论述公孙龙子的思想。

《公孙龙子》在 20 世纪中期被翻译成英文:The Works of Kung-sun Lung-tzu。在陈荣捷先生《中国哲学文献选编》一书(A source book in Chinese Philosophy Translated and Compiled by Wing-Tsit Cha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3)中,也收录了《公孙龙子》除《府迹》之外的五篇著作。此书中译本为杨儒宾等译,由台湾巨流图书公司 1992 年出版,大陆则有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6 年版。

本书以中华书局出版的庞朴著《公孙龙子研究》(中华书局 1979 年 12 月第 1 版)为主要参考文献,同时参阅栾星《公孙龙子长笺》(河南,中州书画社 1982 年 4 月第 1 版)、吴敏江校释、吴兴宇标点《公孙龙子校释》(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 年 11 月第 1 版)等书。同时参考北京大学哲学系编辑的《中国哲学史资料》

(作者单位: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

诵读指导

《公孙龙子》诵读中的绝对之辞与逻辑之思

李洪岩

《公孙龙子》作为诸子百家中名家的代表作,不仅在先秦诸子百家中独具特色,甚至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中也颇显另类。该书并不是以所谓的哲学观点取胜,哪怕是其中众所周知的“白马非马”、“离坚白”等观点在今人看来也并不周延。而真正应该为后人所重视的是其中蕴含的思辩力和逻辑性。客观说,该书内容传达出了不少诡辩论的色彩,但其相较于众多观点鲜明而论证欠奉的其他诸子著作而言,却独具逻辑钳力,因此诵读该著作应特别关注到这一点。该书相传为春秋时期公孙龙的弟子所编,公孙龙也因其极具思辩力的言论成为诸子百家中“名家”的代表人物。

诵读与这位颇受争议人物相关的著作,应该从内容、形式、表达等方面加以考量。

首先,应全面了解公孙龙所代表的名家主张,客观分析其贡献与局限,明其所是,辨其所非。这对诵读者而言有助于把握总的观点态度,避免陷入客观唯心主义漩涡,也避免走上形而上的诡辩之路。

由于公孙龙“白马非马”的观点非常有名,并且该论题在中国思想史中最具思辨色彩,因此推崇者有之,经常有人将此思维逻辑用在生活中的辩论里,并且产生了一时之效;但反对者亦有之,单是一个“诡辩”的指责就足以将这一命题纳入到等而下之的口舌之辩中。我们主张应该全面地了解公孙龙的思想体系,比如《公孙龙子》中的“指物论”体现了名家学派的宇宙观,并对今天了解语言学中的“所指”与“能指”有一定的借鉴意义;“通变论”论证了“别同异”的论题,这与那个辩论“子非鱼,安知鱼之乐”的惠子所主张的“合同异”共同构成名家的两派;“坚白论”论证了坚硬、白色、石头之间的关系,古人的思维轨迹令人叹服;“名实论”用系统的观点说明了“夫名,实谓也”之名与实的关系。了解

了这些观点主张,则“白马非马”就不再是公孙龙的唯一标签,我们也不必在诵读过程中总是带有诡辩的色彩和语气。

其次,珍视中国古代难得的逻辑之思,诵读时注重层次的划分和逻辑的推演。可以说,理解和诵读《公孙龙子》的过程基本上是逻辑体操的训练过程。以《名实论》为例,其所阐释的若干概念层层推进,彼此映衬,充满了逻辑的钳力。文中有言:

天地与其所产焉,物也。

物以物其所物而不过焉,实也。

实以实其所实而不旷焉,位也。

出其所位,非位。位其所位焉,正也。

以其所正,正其所不正;以其所不正,疑其所正。其正者,正其所实也。正其所实者,正其名也。

其名正,则唯乎其彼此焉。谓彼而彼不唯乎彼,则彼谓不行;谓此而此不唯乎此,则此谓不行。其以当,不当也;不当而当,乱也。

故彼彼当乎彼,则唯乎彼,其谓行彼;此此当乎此,则唯乎此,其谓行此。

其以当而当也。以当而当,正也。故彼彼止于彼,此此止于此,可;彼此而彼且此,此彼而此且彼,不可。

夫名,实谓也。知此之非此也,知此之不在此也,则不谓也。知彼之非彼也,知彼之不在彼也,则不谓也。

至矣哉!古之明王。审其名实,甚其所谓。至矣哉!古之明王。

这篇不长的论述文从“物”开始阐释,依次推演了“实”“位”“正”“名”“彼”“此”等概念,每一个概念方一阐释完,接着就引出了另一个概念,环环相扣,层层推进,任何一环都不可或缺;特别是处理类似于“物以物其所物而不过焉”“实以实其所实而不旷焉”这样的句子,如果头脑中梳理不清一句话里三个“物”或者一句话里三个“实”的各自所指,则一定会出现“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的虚妄之想。

至此,我们不妨引申开来思考,世人习惯于“观点正确,论证乏力”式的说教,却不习惯“观点有误,论证有力”式的论说,这两者何尝不是都有缺陷?只是前者基于对现实常

识的肯定而被人接受了观点,忽略了论证的薄弱;后者基于对现实常识的否定而被人抛弃了观点,同时也抛却了其正确的逻辑。其实,如果没有天然的公理,那么没有经过证明的观点有可能产生更大的谬误与误导,其危害性恐怕应该提醒我们重新审视;而后者,看似荒谬的脱离现实常识背后,至少有形式逻辑的轨迹与价值,只是它更应加强辩证唯物观的指导罢了。

第三,从诵读的技术性角度看,《公孙龙子》的诵读是颇有些难度的,尤其是其文句总是给人以绕来绕去之感。因此,对于不同的诵读者,应该有不同的要求。

对幼儿而言,可以为其讲述文章的大意,而诵读时着重把握对话问答、辩论的语气,以增强孩子诵读古文的语感。

对于成年人特别是研究者而言,应细究文章脉络和逻辑链条,把握其中的关键点,在此基础上再兼顾对话问答、辩论的语气。甚至于为了表明原文中公孙龙之辞的绝对性,则诵读的态度可以非常坚定,而为了体现出其部分内容的诡辩色彩,倒也不妨适度地强化戏谑夸张的语气。如著名的《坚白论》中有言:

视不得其所坚,而得其所白者,无坚也。拊不得其所白,而得其所坚。得其坚也,无白也。

大意是说,看到了石头的白,却看不到石头的坚。摸到了石头的坚,却摸不到石头的白。这些看似有模有样的论证正酝酿着最后的观点,即,不仅坚、白二者相分离,而且坚、白与石三者也是相分离的,结论的反常识性与论证的逻辑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正可以创造性地使用夸张的诵读语气。

总之,《公孙龙子》一书在诸子百家中独树一帜,其鲜明的态度、严密的逻辑、精巧的文句支撑着异乎常识的观点,既有其诡辩色彩,又有其针对现实的主张,的确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诵读的难度与乐趣相伴而生,相信通过反复揣摩吟诵,定能在有声语言中体现出辩论的机锋和逻辑的力量。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艺术学院)